

女皇

NIHUANG
SHENHUI

谈天音◎著

神

慧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谈天音缔造唯美纯爱新神话

BAOJIN YANQIANREN
蓝色爱情经典·「抱紧眼前人」



女皇

神慧

谈天音◎著

NVHUANGSHENHUI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BAOJIN YANQIANREN

蓝色爱情经典·「抱紧眼前人」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抱紧眼前人/谈天音著.-南昌: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
2006

ISBN 7-80647-890-6

I .抱… II .谈… III 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95226 号

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

抱紧眼前人

著 者	谈天音
责任编辑	王子 郑冉
特约编辑	萌朦 张小燕
出 版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地 址	江西南昌阳明路 310 号 330006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蓝空印刷厂
开 本	787 毫米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	220 千
印 张	15
版 次	2006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80647-890-6/I. 456
定 价	20.00 元

序^{·1}

- 第一章·昭阳童梦·3
- 第二章·荷塘秀影·15
- 第三章·秋月婵娟·30
- 第四章·娃娃新娘·45
- 第五章·风雨人生·63
- 第六章·星光之盟·74
- 第七章·高山流水·84
- 第八章·黑云压城·94
- 第九章·滴血焚心·105
- 第十章·心井莲歌·117



第十一章·正大光明·124

第十二章·帝王本色·137

第十三章·静水微澜·147

第十四章·飞天尔雅·160

第十五章·君似朝阳·174

第十六章·生死之间·187

番外篇一·如梦令·206

番外篇二·满庭芳·215

番外篇三·芳辰记·222



我还没有上年纪，我的故事就有好几种版本在世间流传。

我住在离京城几百里外的地方，所谓最幸福的事，就是在宁静的月色下欣赏荷塘的风光以及远处天际的湖山。

我小时候很爱说话，但现在变得很沉默。我愿意在暮色中坐在心爱的人们旁边，只做一个倾听者。

时光断了、碎了，总有后人修补好。儿女情、江山志，对我来说都已是昨日的记忆。

历史上记载的我，会是怎样的呢？今早我凝视镜子中的自己：还没有白发，被诗人歌赋为“雅艳冠天下”的脸上，也没有衰老的迹象。但我是否真的就是“绝顶美人”呢？

如果我不是一位女皇，未必人人会那么想吧。不过，历史上的美女，多是君王的爱宠或是亡国的祸水，她们因为男人留名，因为灾难而不朽。真正无瑕的丽色，大约是空谷幽兰，不会沾染尘世的气息，也因为没有凡夫俗子

仰望，而在岁月中默默消逝。

我的眼睛，在少女时代总是水光潋滟，会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只要看着我这双眼睛，就可以走进我的内心，爱上我这个人。不过，在我记忆中敢于长时间注视着他们的人物，屈指可数。现在我的眸子已经没有那么清澈，因为我毕竟老了。最近兰汤沐浴的时候，我多年来引以为傲的滑嫩肌肤，偶尔也有了滞手的感觉。

美丽的女人都会有特殊的男人，何况皇帝。前半生，我确实遇见过许多出色的男人。他们中间，只有两个人走进我的生命。史官会为他们作传，人们仍记得在言谈中延续他们的神话。但除了我，也许再没有人能知道真实的他们。

有时候我觉得好笑，为什么我会成为一个传奇？

仅仅因为我是女皇神慧？还是因为我遇见过的那些男人呢？

我的故事太长，长得连自己也感觉模糊。不错，我曾傲视天下、掌握生死，但我——女皇炎神慧，也是从一个淘气的小女孩，一步一步走上皇者之路的……



天下两分：北朝号“尚”，拥有整个黄河流域和被誉为丝绸之路的西域，除却广袤的中原，长城以北的大片土地也全部在北朝皇帝的版图中；南朝号“宏”，黄海、东海及南海均属南朝所有，西至巴蜀、南到琼州，都被我的祖先所征服。在我出生以前，南北两朝在多次得不偿失的大战中维持均势，已经对峙了半个世纪。

据说我出生的时候，有五彩祥云满室。我曾一度得意于自己的“非凡”，但五岁读书后，发现每个帝王的本纪前都有类似的说法。表兄华鉴容对我笑道：“阿福，这可是最‘正统’的无稽之谈。”

华鉴容，年长我六岁，生而丧父。他的母亲，也就是我父皇唯一的胞妹建安长公主发誓为夫守节。因父皇疼爱长公主，所以一年中大半的日子他们母子都住在宫内。华鉴容从小就有花魂附身一般水灵灵的美，若不是那一对英挺的剑眉，他的容貌简直能让百花失去颜色。

我的母亲，国色天香，这一点是任谁都可以想到的。然而，母后荣宠不

衰的秘诀并非色貌，她的魅力在于她永远愉快的心情，至少表面如此。她巧笑、媚笑或浅笑……在父皇怀里，没人敢像她那样天真烂漫地放声大笑。在人前，母后永远是个最会凑趣的女子。不论哪个男人，只要和她说上会儿话，都会相信自己是如此才智出众、讨人喜欢。

父皇有许多嫔妃，每个人对着我都是一张笑脸，所以我只能记住其中最特色的面容。我母后的快活性格、平易态度，很容易俘获新入宫的少女们，母后不断地向父皇引荐她们中的佼佼者侍寝，父皇却始终只有我一个孩子。子嗣单薄于是成为一个谜团，但由于后宫的禁忌，无人敢提起。

我母后是曾祖武帝的皇后邵氏的侄孙女，虽然外戚出身，但我的外祖父邵渊至死不过是个郎官。母后说，他爱喝酒，寄情于山水，若喜欢上一处风景，可以用一年的时间去画。奇怪的是，他却没有留下什么作品供我观瞻。

父皇和母后成婚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为我的外祖父建立家庙。我去拜祭的时候，外祖母的牌位分明是颍川孟氏，可有人说，母后的生母，是越州的名歌姬谭雪衣。邵氏有家谱，凡生育子女的妻妾都会记载，里面却从来没有过谭雪衣的名字。怎么会有这样的谣言？母亲绝口不提，我也始终不明白。

母后是独生女。邵家男丁不旺，连可以享受母后恩泽去当官的也少得可怜。母后既没有强大的外戚，也绝不干预朝政，因此百官们都捉不住她任何疏漏。她也有她的执念，就是希望我能住进东宫当上皇储。我朝两百年基业，也曾有过两位女皇，但国有法度，必须是没有男性继承人的情况下，才可以让女性继位。

我六岁的时候，拥有皇族血统的吴兴太守柳县，率先上书要求册立我为皇太女。父皇对母后说：“李美人已经身怀六甲了，等等看吧。”李美人异常妖艳，嘴边有一颗小痣。我和华鉴容一起在御苑中玩耍的时候，看到她挺着肚子，大群侍者众星捧月般簇拥着她。

“金鱼哥哥，这次我会有弟弟妹妹了。”我拍着手说。儿时的我总也念不清楚“鉴容”两字，只能发出“金鱼”的音节。

华鉴容摇摇头，皱着眉不说话。我又问：“要是有了妹妹，金鱼哥哥也带

她玩吗？”

“我不带，女孩子最烦。”他撇下我走开，一会儿又折回来，拉着我的手回昭阳殿。

半个月以后，李美人流产。父皇告诉母亲，他决定正式立我为皇太女。母亲微笑着，伸手摸摸我的额发。我放下手里的图画，问：“母后，什么叫皇太女？”

“傻孩子，”母亲轻快地说，“就是要继承天下的人呀。”

我似懂非懂：“那以后有了小弟弟，我还是要把位子还给他？”

父皇一把抱起我：“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神慧，你今后就是东宫的主人了。要注意仪态，不能整天顽皮了。”

父皇身材颇高，容貌清秀，天生帝王风范，令人一见便心生景仰。只是略显瘦弱，少了几分君主的霸气，反而更多了几分吟诗作对的文人才子之气。他当了二十年太平天子，也算政通人和。有时他也难免会心情烦躁，但只要来到昭阳殿，看到母后那被他称为“艳阳天”的笑脸，心情就会平静下来。他爱母亲，但不是专宠，父皇不能拒绝美丽的东西，母亲对此十分了解。

母亲侧过头，对父皇道：“陛下，沈尚书之女真是妩媚呢。她新排了舞蹈，陛下这会子有空，到她那里去看一看罢。”她说的是沈婕妤，妃嫔中我最喜欢的人。她本来和李美人同列，在李美人流产以后，母后将她提升为婕妤，说她伺候皇帝，是辛劳之事。

父皇含糊应付：“她的火候终是逊些，如果她看过你当年的舞姿，就不会得意了。”

母后眯起秀目，浅笑道：“怎么那么说？陛下喜欢的人，臣妾就喜欢。婕妤细腰纤纤，我见犹怜，很伶俐的孩子。”

想到雪肤花貌的沈婕妤，曾用麦秆给我编制过微型宫殿，我便忍不住告诉父皇：“慧儿也喜欢婕妤，她可好了。”

母后拉住我的手，接着对父皇道：“陛下起驾吧，别叫婕妤空等。臣妾有神慧就知足了。”

等父皇终于被母后推走后，她突然紧紧地抱住我：“宝贝孩子，你要当皇太女了。你会成为至高无上的女人，不会再像娘一样了。”

我看不到她的表情，只觉得她的手指扎得我的背生疼。我忍住不喊疼，我知道母后凡事都是为了我好的，所以我只是轻唤着她：“母后，母后。”

她这才放开我，笑脸移到我面前：“你想不想有个弟弟？”我使劲点头，做不做皇太女，与我有什么要紧。

母亲愣了半晌，才露出每次哄我时甜腻的笑：“母亲生你的时候都过三十岁了。”她轻轻地说，“既然我不会再生，后宫哪里还会有什么弟弟妹妹。你这个傻宝宝。”她面如芙蓉眉如柳，更兼巧笑嫣然。

我五六岁的时候，还真是个傻宝宝。丢三落四、磕磕碰碰，在日夜“监视”我的宫女和宦官面前顽劣出奇。我梳着双髻，头发稀疏，几缕黄毛下是光滑洁白的额头，就像个大白馒头，肉手肉脚粉嘟嘟的。只有我的大眼睛，才不辜负母亲的遗传。

母亲六岁的时候就叫父皇一见倾心，当年父皇还只是个十岁的太子，而六岁时的我只不过是个可爱的胖孩子而已。华鉴容常叫我“阿福”，我不服气，他就会皱着鼻子坦率地说：“没办法，看到殿下就会想到无锡泥娃娃嘛。”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华鉴容越来越得我父母宠爱。满宫上下，都管他叫“玉人”。宫女们的话题，怎么也离不开他。想想，他是大家崇拜的“玉人”，我却只配当个“泥娃娃”。因此后来我虽然已经可以念明白“鉴容”，却还是以牙还牙地喊他“金鱼”。

我当了皇太女，就要按例搬到东宫。东宫是太阳最早爱抚的殿堂，一切景致都显得郁郁葱葱。朝上的册立仪式极其隆重，不仅满朝文武尽数出席，连男性的皇亲国戚也都在列。十二岁的华鉴容穿着皇子的服饰站在头排，金色的阳光映照在少年骄傲的面上。在我看向他的时候，他忽然对我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。

母后在东宫门口等候我们回去，她向我和华鉴容伸出手，拉着我们跨过高高的门槛，慈爱地笑着说：“来！神慧，容儿，以后你们有属于自己的地方了。”

昭阳殿虽大，但我们已经太熟悉了，如今可以自由翱翔在东宫的青色天地中，的确叫人高兴。我抬起头望着母后，又看看华鉴容。忽然，有个女人

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，后面跟着一群慌张的内侍。华鉴容蹲下来，一把抱住我，将我护在胸前。

“别怕。”他沉着地说，就像昨夜他叮嘱我在今早的典礼上别怕一样。

竟然是李美人！才一阵不见，她怎么变得蓬头垢面，连衣裳都穿不好？她喘着粗气停在我们对面三四丈远的地方，以憎恨的目光紧紧盯着母后，而母后只是微笑。

“你如愿以偿了？你的女儿要有你一半的手段，怎么会当不好皇帝！”她说。

母后的笑意从樱唇荡开，她秋水般的眸子明亮得惊人：“妹妹，皇上只有一个女儿，不是吗？你的孩子没了，怪谁呢？你可是当着皇上的面摔下台阶的，那时候你身边都没有旁人。”

李美人痛苦地颤抖着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就是你，就是你！”

母后动了动手指，对后面的宦官们说：“你们都聋了？放任一个病人在本宫面前放肆！吓到了皇太女和华公子，看皇上如何处置！”

宦官们立刻七手八脚地捉住李美人，将她拖了出去。她望着我和华鉴容，也不挣扎，狂笑起来，怨毒地说：“你的孩子们，哈哈！难道你不知道，在你那昭阳殿长大的孩子终是要孤独而死的吗……”

我呆呆地瞪大了眼睛立在那里，只记得华鉴容用双手捂住我的耳朵，他亮丽的眼睛迸发出璀璨的光芒，连满天星星都比不过。

我虽然当上了皇太女，也不见有什么特别。照样爬树，撩起裙子在泥地上跑，哪有什么仪态可言？可我的老师何太傅偏还夸我，说我天资聪颖，手不释卷。我最喜欢读历史书，可惜史家们爱用“春秋笔法”，特别是关于宫闱的记载。我往往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，追问起来的时候，老先生总对我顾左右而言他。好在有华鉴容陪读，下了学他总会给我细心解释。

春天到来的时候，我坐在昭阳殿中，冥思苦想所学的《汉书》。母后和乳娘若不在，我就能赤足穿木屐，混在花圃里晒太阳。在皇宫中，谁不想居住在昭阳殿？在这里就连树影下的青苔，都是暖和的。

父皇的妃子们还会常常来看我，李美人失踪后，连沈婕妤都不见了。我好几次问起她，母后一脸宠爱的笑容：“她住得远，不方便来看慧儿。”

我想起沈婕妤用草给我编织的花篮和她脸上的酒窝，上次分别的时候，她还勾勾我的小手指出我说：“女大十八变。别担心，将来殿下肯定是个美人，春天时臣妾陪着殿下摘花去。”我每天都在等，可是她没有实践诺言。

我问母后：“母后，婕妤究竟离我们多远？她不想我吗？”

母后笑似春光：“想啊。不止她，谁不想我们昭阳殿的温暖呢？她现在住的地方，连寒鸦都嫌冷清。”她的目光尖锐，第一次让我感到害怕。

我正百无聊赖，听到了少年的呼唤：“阿福，阿福，我回来了。”

我都不用回头，就知道是华鉴容。远处，小宫女们又开始叽叽喳喳地议论他。提到他的名字时，她们还互相推推搡搡，一阵傻笑。我倒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好处。他很骄傲，又爱嘲笑别人。现在变本加厉，居然欺骗尊师——逃学，我朝那装扮华丽的人扁了扁嘴，反正他看到我的坏脸色就会更高兴。

“今天三月三，连古代圣贤都在这一天休沐。何太师居然还要开学，不是我的错。”他嘻嘻哈哈地说着，坐在我边上。

“你是要出去找别人玩儿！”我气呼呼地说。

“话不可以那么讲。不过……”他用肩膀蹭蹭我，“我今天去参加曲水流觞大会了，与会的都是名仕。”

他满面笑容：“好阿福，不要怪我，那种聚会特有意思。对了，我碰上一个人，风仪与秋月齐明，音徽与春云等润，他叫王览。他问我……”

我白了他一眼：“我不听。和金鱼在一起玩的铁定不是什么好人。”

他也不恼，变戏法似的，手上多了一小把野花：“送给你。阿福不会生气的，对吗？瞧，小脸上像下了层霜，是不是太师又蒙你了？说给我听听。”

我嗅嗅野花，芬芳沁人，这才说道：“今天讲到汉朝的飞燕合德了。”

华鉴容的黑眼睛闪过一道光。

“金鱼哥哥，赵合德为什么要杀死皇帝的孩子呢？”

华鉴容不动声色地说：“因为赵氏姐妹专宠却无子，要是别的女人生了

孩子，母以子贵，就会威胁到她们的地位。”

“那皇帝呢？皇帝难道不想要自己的孩子当下一任皇帝？”

华鉴容看上去有些心烦意乱：“也许他也知晓吧……昭阳，昭阳，最早就是汉皇给赵合德的宫殿名字。”

我低着头：“这女人心真坏，帝国都跟着完了。”

“我不那么认为。既然与一个女子有誓言厮守，就该身心忠诚，何必让其他女人怀孕？”他端详我，“爱不专一，施与者再高贵也没价值。”

“你们在说什么？”母后的声音在我们身后蓦然响起。她素手持着一朵白牡丹，眸子冰冷。

“娘娘，我在和皇太女扯野史呢。”鉴容大大咧咧地笑笑，从容施礼。

母后冷冷地笑了一声，把牡丹花塞到我手里：“神慧，你听得懂吗？”我摇头。她如释重负，盯了华鉴容一眼。那个瞬间华鉴容的脸色似乎变得有点苍白。

姑母建安长公主的出现缓和了气氛。她的样貌，犹如沐浴在春雨中的梨花，楚楚动人，又带着几分迷离。她和母后特别亲密，两个人总有说不完的话。只是同她一起时，母后并不爱笑。

整个下午，华鉴容和我都在逗一条哈巴狗玩，这是高丽国王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鉴容拉它的尾巴，它才会懒懒地动一下脑袋，滑稽得让我笑个不停。华鉴容望着我笑：“阿福，给它取个名字？”

我随口说：“就叫它华公子。”

华鉴容不以为然：“我们华家怎么会多出这么一号家伙？”

我甩头，扑哧一笑。母后常似不经意地瞥视我们，这时笑呵呵地插话说：“神慧，你要尊重容儿，容儿的姓氏将来可能是旁人都不敢冒犯的。”她拉长了声音，鉴容就莫名其妙地红了脸。

姑母咳嗽着说：“皇后可不要抬举鉴容了，他还小呢。”

母后冷不防问鉴容：“容儿，高丽国并不与我朝接壤，为何我们的生日，高丽国却从没有忘记过？”

华鉴容的面孔在春光下显得英气蓬勃：“高丽是一个岛国，而我国物产丰富，若想取得贸易的成功，恐怕不得不讨好我们。所以高丽既臣服于北

朝，亦与我朝修好。”

我母后点头微笑：“容儿，你长大了。要走出内宫，才可以开阔视野。明天你来昭阳殿，替我和皇上给高丽国王写一封回书。”

姑母皱眉道：“皇后姐姐，他一个小孩子，怎么可以越权写国书？”

母后看着我和华鉴容，说：“不过问候几句，鉴容有什么不能担当？”

姑母欲言又止，半晌才吐出句不相干的话：“晚上皇兄去听戏，皇后去吗？我有话想和皇后说。”

母后扬了扬眉道：“那你正好来陪我这个孤独鬼，我不喜欢听戏，你们都是知道的……”

我觑着脸说：“我也想看戏！”

母后点了下我的额头：“你要睡觉，看什么夜戏？你睡足了，才会聪明，才能长高。”

我拉着鉴容的手问他：“对吗？我真会长高吗？”

他坏笑：“会啊，也会更胖。反正总是个福相。”

我不依不饶，直到我的乳母韦娘来劝解，方才作罢。

这天夜里，我和往常一样依偎着乳母韦娘听她讲故事。一段段人间悲喜，娓娓道来，尽是缠绵悱恻。韦娘的名字叫碧婵，她本是歌女，当年帝国最著名的美人之一，后来成了我皇叔吴王的爱妾。

对于曾经权倾天下的皇弟吴王，我完全没有印象。我尚在襁褓中时，父皇就将他软禁了。如今，他住在郊外一座荒凉的宅邸里，不过几年光景，他的一切就成为了尘封的历史。

我出生的时候，吴王已经失势。碧婵生下的女儿夭折后，吴王就把她送入宫中，给我做乳母。他分明是在保护爱姬，然而韦娘的想法却不得而知。

韦娘算不上快乐，虽然她总是淡淡地笑。每当她看见迎春花的时候，神态总是忧伤得仿佛断肠。她照顾我从无半点差错，但她常会失神，片刻间恍若梦游。我小时候，她正处华年，面容如玉石浮雕，肌肤馨香，引得我老爱钻进她的怀里。可是不论我是否成长，我始终没有了解她的内心。

故事讲完了，我忍不住唉了一声。她讲了蓝桥相会的事，我却为故事中书生多年的等待而伤心。我说：“阿嫲，故事里的书生好可怜，他那么大年纪

才等到妻子。”

她说：“总算是有结果的，难道不是比空等的痴人要好？”她用左手优雅地拨了拨香炉，银色的指甲套在烛火下亮得晃眼。她的左手只剩下三根手指，我后来从别人的口中得知真相：我两岁时的某一天，父皇想要临幸韦娘，她自断了两指以示坚拒。

那场事以后，连母后都对韦娘钦佩起来，她对韦娘的口气要比对任何嫔妃都真切得多。父皇难免也会遇到韦娘，他对她相当尊重，还有丝爱怜。韦娘则若无其事，也从不对我谈起过去。

她轻轻地拍着我，哄我慢慢入睡。梦中，我还是和华鉴容一起玩耍。突然鉴容蹲了下去，满脸的痛苦。

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慌忙地拉着他的手。

“我赶不上了，赶不上。”他瞅着我，带着哭声。“赶什么，金鱼哥哥？你要什么，我帮你。”

他更加摇头：“你不懂。”

“金鱼哥哥！”我从梦中醒来。

我惊魂未定，只听见门外传来罕见的喧哗。韦娘披着头发跳下床去，隔着碧纱帐，我发现我喜欢的侍女紫兰在门口张望。

“什么事？惊着殿下怎么办？”韦娘虽然衣衫不整，说话却仍镇定自若。

紫兰立刻跪着向韦娘回禀什么，韦娘苗条的身子剧烈地颤抖了一下。“殿下。”她把我抱起来，“现在把衣服穿起来好吗？恐怕今夜睡不成了。”我贪恋被子的温暖，撒娇似的扯住她的袖子。

韦娘有点迟疑，但是在宫女们一拥而上伺候我穿着的时候，她还是把事情告诉了我。今夜散戏后，父皇留宿在何美人处。母后和长公主一起在御花园赏月——她们常常如此。一个刺客闯入御花园行刺母后，结果却是我姑母死了。

春天的夜晚十分寒冷，我不停地哆嗦着。韦娘观察到我的反应，紧紧握住了我的手。

我在韦娘的搀扶下走到东宫的正殿坐好，东宫所有的灯火都已点亮了，宦官宫女们齐刷刷地跪了一地。我念起姑母对我的好处，抽噎不停。

不久，父皇的内宫总管萧哲来了。

“老奴叩见太子。”此时的他脸上已经没有任何波澜可供人探寻消息。

“萧公公，父皇和母后如何？”我想尽量让自己显得不慌乱。

他深深看我一眼：“两位陛下安好，皇上只是吩咐老奴来看看殿下是否受惊。”

我知道母后一定不好，否则父皇定会亲自来看我。

韦娘哀伤地问：“公公，华公子怎么样了？”

他的眼神浑浊：“华公子在给长公主收敛棺椁，宫中还要增派人手守灵。韦姑姑，老奴在宫里伺候主子们五十多年了……您瞧瞧，这不是飞来横祸吗？”

韦娘又问：“刺客呢？”

“死了，自杀的。临死前，他还说自己对不起华公子。现在昭阳殿的人不论男女一概送监审问，还不定如何呢。”他叹息一声。

余下半夜，东宫赶制了丧服。我哭个不停，也不知道是为自己，还是为青梅竹马的华鉴容。夜黑得一点光亮也没有，几乎让人窒息。

第二天，我才得到了前往昭阳殿“侍奉”母后的许可。昭阳殿的侍女告诉韦娘，父皇整夜都抱着母后，她的情绪好不容易才平静下来。此刻，父皇和大臣商量长公主的丧礼去了。母后斜卧在床上，面容有些浮肿，但仍然美丽，带着微笑：“大家都盼着我死呢。”她的表情天真而微妙，好像和我一样是个小女孩儿。

她茫然地喃喃道：“我不想害人，如果别人不伤害我，我怎么会害人？”她的手冰凉，滑腻得让我害怕，“你没有看见她流了多少血，把我的裙子都弄湿了。”母后喋喋不休许久，才躺下去。韦娘说她吃了药，真要睡了。

一离开昭阳殿，我立刻飞跑着去见鉴容。我永远忘不了他跪在姑母棺木前一个人哭泣的样子。鉴容把所有人都打发掉，只留自己在那儿绝望地号啕着。我蹑手蹑脚地靠近他，用手触摸着他的脖子，凉如冰玉。他抬起头，突然不哭了，泛着血丝的眼睛，直勾勾地望着我。我想天底下没有人受得了他的眸子里满是热泪。

“阿福。”他轻柔地唤我，在这种场合居然有某种苦涩的甜蜜。